

乔治·桑童话

(法) 乔治·桑 著

林力 编译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223-112-9

版权所有：北京焐子工作室

类别：经典童话

出版时间：2005-1-14

字数：26万

内容提要

——给我的孙女奥洛尔·桑

问题是要知道有没有仙女。你正是喜爱神秘的年龄，我希望自然界里有神秘，更希望你热爱神秘。

我呢，我想自然界里是有秘密的；要不然我就不会把它们讲给你听了。

我们还要研究的就是那些所谓超自然的精灵、神怪和仙女到底在哪里？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要到哪里去呢？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这些问题，连许多大人都弄不明白。这便是为什么我要大人也读这些故事，就是我伴你睡觉时讲给你听的故事。

你的祖母

乔治·桑童话

目录

第一章 被遗弃的比克多尔城堡.....	(001)
第二章 比克多尔的守护神.....	(008)
第三章 比克多尔小姐.....	(018)
第四章 神秘的小头像.....	(029)
第五章 丢失的相貌.....	(037)
第六章 要寻找的相貌.....	(044)
第七章 又找到的相貌.....	(053)
第八章 破产.....	(061)
第九章 故地重游.....	(067)
第十章 雕像的传说.....	(074)
天上有片玫瑰云.....	(082)
一.....	(082)
二.....	(087)
三.....	(087)
四.....	(090)

五.....	(093)
六.....	(096)
七.....	(099)
八.....	(101)
九.....	(103)
十.....	(106)
十一.....	(108)
1	
十二.....	(110)
十三.....	(114)
十四.....	(115)
十五.....	(117)
青蛙王后.....	(118)
2	

第一章 被遗弃的比克多尔城堡

很早很早以前，在日阿当省的荒原深处有一座被人废弃的城堡叫比克多尔。它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山野岭上，显得格外的凄凉，就好像一个人虽然曾经飞黄腾达，红极一时，但终究不得不在无垠的愁苦、贫穷与悲凉中老去一样。

一天，法国南方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尊敬的弗洛沙尔德先生，乘坐着邮车，带着他只有8岁的独生女荻安娜从小河边经过。弗洛沙尔德先生刚从芒德城的维西当女修道院把女儿接出来，想把她带到他在阿尔附近的一幢漂亮的小别墅里去，现在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

三个月来，小姑娘一直害着周期性发烧的毛病，医生叫她回去呼吸呼吸家乡新鲜的空气以作治疗。

前天晚上，他们不得不计划歇在圣·约翰村，今天被人们叫做圣·约翰·德·加尔村的地方。因为他们父女俩从芒德出发时，要去见一个亲戚，绕道走了一段路。

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铁路，所有事都要比现在的节奏慢，因此他们在两天后才能到家，加上路不太好，使速度更加慢。弗洛沙尔德先生不得不下了车，随车夫一起步行。

“那前面的是什么？是废墟还是白色的山石？”他向车夫问道。“怎么？先生，您难道不知道比克多尔堡吗？”

“我第一次看见，当然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走过这条路，简直糟透了，根本走不动。”

“先生，忍忍吧，这条老路比新路近，如果走新路的话离1

住宿地还有7里，走这条路，就只需走两里地。”

“我不知道我们是占便宜还是吃亏？如果我们要用5个小时走完这段路的话。”

“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到达圣·约翰村了。”

弗洛沙尔德先生一想起他的小女儿，就忍不住又叹起气来。那正是她发病的日子：他真希望能在她犯病前到了住宿地方以便让她躺在暖和的床上休息。

太阳已经下山了，山谷里的空气湿湿的，加之夜里的清冷和路途的颠簸，如果小荻安娜在车子里发起烧来，他真担心她会病得更厉害。

“哎！这鬼路！难道这之前没有人走过吗？”他向车夫问道。

“是的，先生，这条路原本是为城堡所建的，现在城堡都已被废弃了……”

“为什么没有人住呢？它看上去还是很气派、很富丽堂皇的嘛。”

“从前它属于一个有钱的爵爷，他在城堡里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跳舞、唱戏、赌博、宴请，几乎无所不为，最后连自己也毁在了里面。当城堡开始损坏的时候，继承它的主人却已无力进行维修，他后人也没有发迹的，城堡也就一直没能翻修。从外表上看它虽然还算壮观，可是总有一天它会倒在河里，倒塌到我们现在走过的这条路上来。”

“只要我们今晚过去之前不倒塌，它高兴什么时候倒塌就什么时候倒塌吧！只是这城堡为什么要叫比克多尔这个怪名字呢？”

“传说在很早以前，这些地方都遭到过火灾。人们都管这

2
种地方叫火山区，所以叫比克多尔，是因为从城堡上面树林里伸出来的那块岩石像被火烧弯了一样。我敢打赌，你肯定从未见过这种地方。”

“嗯，不，不，不，我对这种地方并不感兴趣，我见得多了。我的朋友，还是请你骑上马，快走吧。”

“对不起，先生，现在还不能走。我们还得走过花园里制造人工瀑布的蓄水库……虽然库里已没有什么水了，可还有不少瓦砾和石块，我还是小心地牵住我的牲口为好。不过这里不太危险，您也不用担心您的小姑娘。”

弗洛沙尔德答道：“就算没有什么危险，我仍然情愿把她抱在我怀里，碰到难走的地方你一定要记得提醒我。”

“好的，先生，已经到了，就按照您说的办吧。”

画家叫住车子，把他的小荻安娜从车里抱了出来，她正处于一种半睡眠状态，看样子烧热病的痛苦正折磨着她。

这时车夫说：“走上这座台阶，再穿过露天阳台，你我便可同时到达路的拐弯处了。”

弗洛沙尔德走上了台阶，怀里始终抱着他的宝贝女儿。这些台阶虽已破旧不堪，但是仍依稀可见当年的贵族风范。台阶两旁竖立着漂亮的栏杆和间隔适度的塑像。露天阳台原本是铺了石板的栖息地，现在却已成了野生植物的乐园。一些不知名的小草顽强地从石头缝里挤了出来，当年那些盆栽的娇贵的观

赏树种，经过多年的风雨的洗礼，如今仍顽强地在风中摇曳，而那些野生的土松和青橡树，也更显得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石板上紫色的金银花藤和密密匝匝的野蔷薇纠集在一起，让人一点也分不出个彼此，青悠悠的长春藤更是铺排得像一张厚厚的地毯一样，使人无从下脚。碧嫩的蛇蛋果藤蔓，顺着台阶，像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字一样，一直爬到了塑像的基座上。此

3

情此景，也许是露天阳台有史以来最美丽的时刻，但是弗洛沙尔德只是一个沙龙画家，他向来不大注意美丽的大自然，更何况此刻这些茂密的野生植物让他觉得有些举步维艰，他怎么会感觉得到它们的美丽呢！为了不让荆棘戳伤她女儿美丽的脸庞，他只得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这时，他忽然听到马蹄踏翻石头的响声和车夫不停地叫骂、叹息声，他想车夫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怎么办呢？如何去援救车夫呢？自己怀里还抱着生病的孩子。就在画家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夫的叫骂声惊醒了小荻安娜，她明白此刻必须有人去搭救那可可怜的车夫，因而她就表现出了她性格中温柔和懂事的一面，使她父亲得以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她很懂事地对父亲说道：“快去吧，爸爸，这花园很漂亮，我很喜欢它，您只把您的外套留给我就行了。我在这儿等着您，您不要着急，待会儿您再回到这个大花盆边上来接我就是了。”画家帮女儿裹好大衣后，急急忙忙跑下去看个究竟。车夫倒是没出什么事，只是马车在越过残壁断垣时被颠翻了，两个车轮给被破了，一匹马跌倒了，膝盖骨也被弄伤了。此刻车夫正满脸沮丧，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唉声叹气。弗洛沙尔德看到车夫这副模样尽管有些恼火，但他又不好发作，便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天色已暗，可还要走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该如何是好呢？在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不如干脆让车夫一人留下处理麻烦算了，他还是赶快去找他的荻安娜。他女儿倒是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睡在花盆旁边，而是异常清醒快乐地迎了上来。她奶声奶气地对画家说道：“我的好爸爸，我站在阳台边上，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想车夫是对的，马受了伤，车子也挂了彩，今晚我们就不要继续往前走了吧。当我正为您的焦躁情绪担心时，我忽然听到有一位太太在呼唤我的名字，我抬

4

头望去，看见她正把手臂伸向城堡，邀请我们进去做客呢！既然如此，我们就进去吧，我想她肯定会好好招待我们，让我们感到满意的。”

“我的乖女儿，这个城堡根本就没人住，也看不见人影，哪有一位什么太太呢？”

“爸爸，也许是因为天色已近黄昏的原因，您看不见那位太太，但是我看得清清楚楚，您瞧，她总是指着大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进去。”

弗洛沙尔德顺着荻安娜所指的方向望去，原来那是一尊真

人大小的雕像，神态显得和蔼、欢悦，似乎要给来宾指出进城堡的路径一样，它应该是神话中叫“迎宾”一类的人物。

父亲对女儿说：“她对你说的话，都是你的梦言，你把那尊塑像当做一位太太了。”

“不，爸爸，我不是做梦，我们应该照她的希望去做。”

弗洛沙尔德不想让生病的孩子扫兴。他瞧了一眼城堡的正门。城堡的装饰，依旧富丽、坚实、显赫而且气派。藤蔓从阳台上垂下来，附着在雕塑而成的花朵上，显示着昔日的风采。他不由得想道：“是的，也许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这里好歹也可做一个安身的栖所，给孩子找个角落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实际上，这座厅堂已经残破不堪，成了薄荷、白荨草等各种草木的乐园；支撑房顶的圆柱，也有很多已经倒塌在地上，还勉强支撑着的柱子本身也是伤痕累累，千疮百孔，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弗洛沙尔德先生一见这副情形，正想退出去时，车夫刚好也走进来找他。

车夫说：“先生，您随我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当坚实的小板房，你们可以在那儿好好地过一夜。”

5

“在这儿过夜？即使我们今晚无法赶到城里，难道就不能到某个农庄或哪位乡下人的家里去借住一晚吗？”

“先生，这不可能，马和车都已经不能动了，而您的行李也都还在车里面哩。”

“我的东西不多，拿出来也不难。一匹马驮行李，一匹马让我和女儿骑着，你带我们到离这儿最近的一家住宅去就行了。”

“先生，今晚我们根本无法到达任何一家住宅。即便是白天，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地方，更何况是晚上，山路难走，我可怜的老马又都跌伤了。愿上帝保佑！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小姑娘休息。你带着一些饮食，我为我的牲口带着一袋荞麦，并给它们找好了一个马厩，今晚我们还不至于饿死。我这就去给你们找个房间，有门也有屏风，屋顶也还塌。然后把你的行李和车里的坐垫一起拿来，将就睡一觉，时间很容易过去的。”

弗洛沙尔德答道：“好吧，看来你的气色恢复得不错，就照你说的办吧。这里一定有个守护城堡的人是你所认识的，他或许会让我们住下的。”

“这儿没有什么守护人，只有比克多尔城堡自己守护着自己。因为这里既没有什么可拿走的，也没有……好吧，以后再说这些。现在我们到了从前的洗澡间，这里面既不会有老鼠，也没有猫头鹰、蛇之类的东西，先生，您就进来吧。”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穿过了几间废弃的、破损程度不一的房子，走到了一间矮小的坚实木板房面前，这小房子与别的屋子没有两样，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只是在它的正面，看来像是各种建筑样式的大拼盘，它处在院子当中，状如游廊，里面也关闭得很严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坏。其格局摹仿了古代的公共浴池，

只不过面积小一点。

车夫拿来了车上的蜡烛和灯，用火石把它点燃。弗洛沙尔

6

德看清这里面确实可以凑合着住人。

他坐到一根石柱的基座上，让车夫去拿了垫子和其他东西，以便把荻安娜抱来坐在他的膝上。

荻安娜便对父亲说：“不，爸爸，谢谢您了，今晚能借宿在这样美丽的城堡我的确感到很高兴。我感觉我的病完全好了，为了把事情安排得快些，我们还是去帮助车夫吧，我想您一定饿了，我呢，也很想尝尝小篮子里的水果和点心。”

画家先生看到他病中的小女儿是如此的勇敢，也禁不住领着女儿，帮忙做起事来。15分钟后，篮子、箱子、垫子、大衣等所有的物品都一古脑儿从车里搬到了这古宅的洗澡间里。车夫发现车里还有两瓶好酒，很高兴。小荻安娜也没有忘记她的洋娃娃，先前翻车的时候，洋娃娃跌坏了一只胳膊，她很想哭，但因为看到父亲正为一些更贵重的东西被打破而唉声叹气时，她便努力控制自己不再抱怨，不再添乱。

车夫拿着酒，用热切的眼光望着父女俩。弗洛沙尔德便对他说道：“呃，你这样忠心地侍候我们，又为我们找了一个栖身的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诺马列西，先生。”

“噢！诺马列西，咱们一起吃晚饭吧，这个房子也不小，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也到这里面来睡吧。”

“不，谢谢了，先生，我还得去包扎、照看我的牲口。在发生这种倒霉的事情后，如果有杯酒来解解闷，我想谁也不会拒绝。好啦！我这就把饭给您摆上。荻安娜，你如果要喝水，我知道泉水在什么地方。我也有孩子，我知道该怎样照顾好孩子，我来给她铺床吧！”

快乐的车夫一边说着一边把所有的东西都布置妥当了。房间里没有凳椅，只有一个大理石制成的澡盆在中央，看上去像

7

个有台阶的讲台，可以在那儿舒服地坐下来。从前做洗澡用的清泉还在院子里汨汨地喷流，小荻安娜盛了一小银杯喝了起来，画家先生和车夫一人一瓶酒，连酒杯也不用就吃起他们的晚餐来。晚餐看来也还丰盛，有鸡、面包、火腿和糖果，荻安娜感到很高兴。

弗洛沙尔德先生边吃边看着他的小女儿。她一直兴奋地说这说那，没有一点睡意，看上去很快活。等到女儿吃饱饭后，父亲不得不命令她去休息。他们在澡盆边的大理石槽内铺上垫子和大衣，权且当是一张床。那时正值盛夏，天气格外的清朗，皎洁的月光如碎金般洒落在房子里，加上烛光的映照，屋子里显得很有诗意。室内的壁画随处可见，可以江河树林中的仙女，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跳着舞，只是有些画像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没有了头；还可见天花板上鸟儿在雕刻成的花丛中飞翔，扑打

着比他们自己还要肥大的蝴蝶儿。小荻安娜静静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睁着眼睛等待瞌睡的降临。她望着墙上那些跳舞的仙女，感觉她们就像仍然在参加快乐的节日盛会一样。

第二章 比克多尔的守护神

成了随身仆人的车夫正在清理着晚餐的残羹。弗洛沙尔德以为小荻安娜已经睡着了，于是对车夫说道：“你跟我讲，这个城堡没有任何人照管，我想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你能告诉我吗？”

8

车夫犹豫了半天，但到底没能拗过豪爽的画家给他的那瓶好酒的力量，借着酒胆，他禁不住拉开了话匣：“先生，你们是受过教育的人，也许不会相信这些事情，认为这简直荒唐可笑。”

“噢！我可爱的人儿，我明白你的意思。是的，我的确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但我还是很乐意听听那些神秘的故事。告诉我吧，这个城堡一定有个神奇的传说，我不会笑话你的。”

“好吧！先生，您听着。我说比克多尔城堡自己照看自己，那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实际上它是由一位带着面纱的太太照管着的。”

“那这位罩面纱的太太又是谁呢？”

“这就谁也说不清楚了。有人说她是这城堡里从前一位公主的幽灵，每天晚上都要来此巡视；又有人说她是一位穿着古代服装的大活人。”

“那么说我们将有幸看到她？”

“不，您无法看见她。她现在也许就在望楼或阳台上向我们发出邀请呢，只是我们听不见而已。其实她是一位很有礼貌的太太，她有时候会邀请过往行人进来，也希望过路人主动地到她家里做客。如若他们不接受邀请，她便会把他们的牲畜绊倒，车子掀翻。如果过客是步行的话，她就让许多石头滚下山，拦住他们的去路。所以说我们所遭遇到的小插曲，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您坚持要继续往前的话，说不定还会有更倒霉的事情发生。”

“哦！上帝，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的原因了。”

“别的地方！我想那结果会更糟。就算是到了城里，一点

9

儿也不安静、卫生，最多只是晚餐大概会好点……可是我却觉得今夜的晚餐说不出的好！”

“晚餐的确不赖，住在这儿感觉也还可以，只是我对戴面纱太太的故事感到有些好奇。没有她的邀请，擅自闯入她的家中，她会生气吗？”

“我们根本没法看见她，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她。她不恶毒也从未害过人，此刻她既不会生气，也不会出来的。但过路人也许可能听见一种声音对你喝斥：‘出去！’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你，就好像有80匹马把你往外面拉一样。”

“既然我们没有被邀请，那是不是会碰到这种事呢？”

“对不起，先生，我想我们已经被邀请过了，只是没听见罢了。”

弗洛沙尔德突然想起小荻安娜曾对他说过，她听见阳台上的雕像对她讲过话，便对车夫说：“小声点，这孩子曾经梦见过这种事情，不要让她误以为这种荒诞的事情是真的。”

诺马列西立刻像孩子般地叫嚷道：“啊，她听见了！先生，没错，戴面纱的太太一向很爱孩子。她之所以掀翻了你的车子，是因为看到你走过去而不理睬她。”

“有这样好客的主人吗？玩弄这种鬼把戏，还弄伤了你的牲口。”

“说实在的，她只是想拦住车子，我的牲口没受什么严重的伤，只不过流了一点血，车子明天我会把它修理好，那时你也可以另外租辆车子。您打算今晚到圣·约翰村住宿，是不是有人在等着您呢？您是怕不能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会让他们着急吧！其实您的旅程耽误了不过几个钟头。”

弗洛沙尔德看着车夫那不急不慌、不紧不慢、了无牵挂的神态，

担心他又会遵从罩面纱太太的什么新花样，便回答道：“一点也没错，明天一大清早我们就必须出发，把今天损失掉的时间补回来。”

其实，弗洛沙尔德根本就没和家里的人约定什么日子。他妻子既不知道小荻安娜在修道院生了病，也没有在暑期前把她接回家的打算。

“喂！”弗洛沙尔德对车夫说，“我想睡觉的时间该到了。你如果觉得睡在这儿比和你的牲口睡在一起更好的话，只要你愿意，我不反对你睡这儿。”

“不，”车夫答道，“先生，您实在是太好了，只不过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我不和牲口在一起就睡不着。您一人和小荻安娜在这儿，害怕吗？”

“笑话！既然我无法看见那位太太，又怎么会害怕呢。还有，既然从未有人见过她，又怎么会有人知道她戴着面纱呢？”

“我也不太清楚，先生，不过这绝非我一个人瞎编的，这个传说由来已久。我决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但我还是会不知不觉相信了。不过我没做过使城堡的神明不高兴的事。”

画家乘机说道：“好啦！去睡吧，天一亮就到这儿来，别耽误了。好一点、快一点侍候我们，不会让你后悔的。”

此刻弗洛沙尔德和女儿单独呆在一起，他走近她，摸摸她的脸颊，又摸摸了她的手。很奇怪她的脸颊和手都不再发烧，

他感到很高兴，虽然他对孩子烧热病的情况所知甚少，但还是又试了试她的脉搏。小荻安娜吻了一下父亲，说：“亲爱的爸爸，我很好，您不用担心。我的洋娃娃才在发烧呢，您最好不要去打扰它。”

荻安娜这孩子一向温柔可爱，从未想过要抱怨别人。这时候她的气色十分安祥，也显得很快活，她父亲的精神也为之一振，

但随即又想到：“这孩子的病等会儿又要发作了，当她自以为听见雕像说话的时候，不过是发烧时的呓语，只是犯病的时间稍短而已。或许修道院的生活还真的不适合她，出来换换空气，说不定真会把她的病医好。让她呆在家，妻子也应该不会生气。”

画家先生想法盖好东西，躺在女儿旁边的阶梯上，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他的体魄，看上去和健康的年轻人简直一样。其实弗洛沙尔德先生不足40岁，他为人谦和有礼，长得也英俊潇洒，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因为人画像赚了很多钱，是那种浪漫多情的人物。他画的人像总是很完美，很靓丽。说实在的，凡是他所画过的人像都是一个模式，因为他脑子里漂亮美丽的形象已经定型，他很少修改，总是不断地如此炮制，惟一忠实表现的就是所画对象的头发和服饰，而且惟妙惟肖，可以说，这是他画人像的又一大特点。他精于描摹衣服变化万千的色调，头发如漫云舒卷的万种风情和丝带的那种轻飘飘、若隐若现的轻盈。他在一些画里所描绘的垫子或鹦鹉一类的饰物，人们一眼就可认出来。当然，不能因此就说他没有才气。在他那一圈子里，他甚至还算得上相当有名气，只是缺乏创见、天才、真情实感的表现而已。不过他也不能那样做。他之所以得到了成功，太太们之所以觉得他画得很像，就是因为他总是把她们画得既年轻、又漂亮。那些养尊处优的阔太太们宁愿去请他，也不愿找什么绘画大师，因为大师们可能会毫无顾忌地真实地描绘出她们脸上的皱纹或某些缺陷。

弗洛沙尔德鳏居两年之后，第二次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结了婚。这女人出身于贫苦善良之家，她把他尊崇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她即年轻又漂亮，智商本来也不算太低，只是因为漂亮，又十分在意漂亮，使她没有时间去接受教育，拥有深刻

的思想。她没法担当起教育他丈夫前妻女儿的责任，她不知道该怎样和小荻安娜嬉耍游戏。即便知道，她也没这份空闲，这份心思，因为她总想一次比一次更漂亮，每天像走马灯似的换上十多套衣服。所以她便推卸了这份责任，竭力劝说费洛沙尔德把女儿送到修建院去，说那儿有许多小伴侣，要比在家里做个独生女快乐些。

弗洛沙尔德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他深知他的妻子有些轻浮，但他总认为她终日只想到打扮无非是想讨他的欢心。她妻子也总是说她的装扮会使他有机会细心揣摩女人的服

饰，对他的绘画特别是服饰部分会很有帮助。

弗洛沙尔德躺在这古堡的浴室中，思绪不断地飞扬：他富有的女主顾，他急于要恢复的工作，马车被掀翻了，小荻安娜的幻觉和车夫听说神秘故事的巧合，罩面纱的太太，对神秘故事深信不疑的乡下车夫，还有服饰变化不断的美貌的妻子，他生病的但也许已经好了的乖乖女……他沉没在这些回忆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并时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

哦！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小荻安娜爸爸、妈妈的事情，是不是让你们等得不耐烦了，不过我还是要冒着让你们厌烦的危险，特别谈一谈荻安娜为什么是一个娴静又喜欢思考的女孩子。同她的保姆孤独地度过了她童年的第一个阶段，这女人虽然爱她，但几乎不同她讲什么话。她只能尽自己所能想象得到的去理解、思考一切，因此她脑海中除了孤独以外，还有很多不为外人了解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读者诸位了解了这件事后，对于下面我将要叙述到的有关她的一些事情，便会感到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她在比克多尔城堡里，思想是何等的活跃，精神是怎样地受到了冲激。

现在我们把思绪转回来。小荻安娜是不是此刻也睡着了呢？

13

没有，当她听见父亲发出鼾声时，便睁开了朦胧的眼睛朝周围转来转去。那间大的圆屋子里黑沉沉的，屋顶也不高，墙上挂着从车上拿下来的那盏小灯，灯光暗淡且有些颤颤悠悠。小荻安娜隐隐约约分辨得出她前面出现的一两个着古装的舞女。那个儿高个儿的女郎最难看但却保存得最好：她身着淡绿色衣裳，还相当鲜艳，脸部因受潮气的浸润，已完全看不清了，裸露的四肢倒是线条完整。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的荻安娜，好像听见车夫对爸爸说起关于戴面纱太太的故事。她似乎感到关于古堡的传说和这个面孔隐没了的女郎可能有关联。

她想到：“我真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认为这个故事荒唐而可笑，我敢肯定那位太太在露天阳台上对我说过话，而且她的声音好甜、好美，我真想再听她说说话，爸爸老以为我在生病，要不是怕他不高兴，我一定起身去看看她是不是还在那里不可。”

正当她在遐想漫游的当儿，灯光一下子熄灭了。转眼间她看见一道美丽的蓝色光芒照射到了屋子里面，在这柔柔的光芒中，她望见那着古装的舞女奇迹般地从墙上径直向她走来。你们不要以为此刻荻安娜会感到害怕。这舞女体态窈窕，让人一望就觉得赏心悦目。她披着一件饰有细细密密、别致优雅的褶折的纱裙，一条宝石缀成的腰带，轻轻地往纱裙上一扣，加上轻盈优美体态的衬托，周身仿佛都缀满了银色的鳞片状饰物，散发出了一种挡不住的艳光。她头上缠着一幅薄如蝉翼的面纱，栗色的发辫如瀑布般飘洒在雪白的肩上，轻柔的面纱罩住了她秀美的脸庞，只隐隐地觉得轮廓是如此的清秀优美，唯有清幽幽的双眸显得格外的清澈、闪亮。她双腿裸露，如荷藕

般的粉臂也一直袒露到肩上，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的完美无缺。总而言之，这优雅清爽的形象与墙壁上那模糊不清、苍白无力

14

的仙女画像，简直判若两人。

这舞女轻轻地走到小姑娘身旁，生怕惊醒她旁边的弗洛沙尔德先生，她躬下身子，亲昵地吻了一下小荻安娜的前额。小荻安娜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额上却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小女孩想留住这可爱的太太，并报答她的慈爱，便伸出双臂想搂住那位太太的脖子，可是她拥抱到的只是一个影子。于是她对那太太说道：“哎呀，我怎么摸不着你呢，你就好像虚无缥缈的雾霭一样，不过你至少得告诉我，让我明白先前对我说话的人是不是就是你？”

那太太答道：“是的，没错，你愿意和我一起散步去吗？”

“我很乐意。不过您能不能先帮我治好病，以便让我爸爸放心。”

“没问题，把你的手伸出来。和我在一起，你就不会生病了。”

“孩子没有任何猜疑地把手伸了过去，虽然她无法摸到仙女的手，但却感到有一种甜丝丝的快意迅速浸润了整个身心。她们径直走出了房间。

“你想去哪儿？”那太太问。

“随你便。”小姑娘答道。

“你想再回到露天阳台上去吗？”

“我觉得那阳台上盘根错节的灌木荆棘和鲜花盛开的草丛真是不错。”

“你不想到我的城堡里去看看吗？那儿还要更漂亮些！”

“可惜它们暴露在烈日阳光下，已经完全颓败荒废了。”

“不，你错了。只有没经过我允许参观城堡的人，才会有如此感觉。”

“那！那你允许我参观吗？”

15

“当然允许，你看！”

小女孩脑海里的废墟，立刻变成了另外一幅美丽的景象：雅致的回廊、气派的大十字窗户、镶着水晶的吊灯以及到处贴金浮雕的天花板。黑色的大理石巨形人像高举着火炬，矗立在进门的地方。其他的雕像有玛瑙的、白色大理石的、青铜的，还有些镀金的，它们的下面都铺垫了一些精雕细刻的台座。地下铺着用大理石、玻璃碎片等拼成的各种图案，中间还镶着一些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让小女孩感到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她又听到时隐时现的来自远方的美妙音乐，喜爱音乐的小荻安娜不由得开始跑跳起来，她急着去看跳舞，因为她相信那仙女太太肯定会带她去跳舞。

仙女便问她：“你真的非常喜欢跳舞吗？”

她回答道：“不，我双腿无力，从来就没跳过舞，但我喜

欢看优美动人的场面，十分希望能看到你们像我在图画中所见到的那一样，围成一圈，手牵着手跳。”

她们来到了四面都装着镜子的一个大厅，仙女一下子都不见了。眨眼功夫，一群蒙着面纱，身穿浅绿色服装的仙女缓缓走了出来。在不见人影的乐队的伴奏下，她们和着悠扬典雅的舞曲，在由很多块玻璃砖拼成的镜子中，迈开了轻盈的舞步。荻安娜怀着极高的兴致，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这一切，直到感觉眼睛有些疲惫，似乎要睡着的时候，仙女那凉丝丝的纤手又把她拍醒了。等小女孩睁开眼睛，她们已经来到了另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厅。大厅中央放着一张由黄金做成的桌子，形状奇美，上面堆满了平常难得一见的糕点、糖果、水果和鲜花，并一直堆到接近了天花板的地方。

仙女微微一笑：“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吧！”

小荻安娜回答道：“我什么也不想吃，我热得好像刚跳过

16

舞一样，只想喝点儿凉水。”

仙女隔着纱巾，向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她顿时感到心里就像喝了甘泉一样觉得很舒畅。

“好了，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想看什么吗？”

“您让我看的我都想看。”

“你是不是拿不定主意看什么？”

“您能让我看看这么多神仙的真面目吗？”

从前小荻安娜看过一本古老的神话故事，书中有一些形象起初她觉得很美，但后来她有些不耐烦起来，觉得那些形象很丑陋。她猜想仙女那里一定有些十分美的画图，她想趁机看看。仙女对她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奇。她把小女孩带到一间屋子里，这屋子里布满了各种神话人物的画像，画中的人物形象都是真人一样大小。小荻安娜先是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接着便萌生了想让他们也活动起来的想法。

她向仙女问道：“能让他们走到我这儿来吗？”

话刚一落音，这众多的神灵便纷纷从镜框中走了出来，把小女孩和仙女团团围住，接着便像云雾般冉冉上升，好像快乐的鸟儿在林中追逐一样，老在天花板上不停地旋转。他们像疾风般在小荻安娜面前晃过，让她根本无法看清他们，反而使她感到更加疲倦。只是朦朦胧胧认出她在书中所钟爱的几个人物，像手捧金杯、典雅大方的青春女神赫柏，和孔雀呆在一起的婚姻女神朱诺，手握花绳的花神弗洛尔，头戴小帽、面容和蔼可亲的商业之神墨耳库里……

小女孩便又对仙女说道：“还是带我到花园里去吧，这房间里太热了。”

片刻间她便来到了露天阳台。不过此时的情景与当初所见的荒凉场面已大不相同，这里成了一座百花争妍的花坛。宽大

17

的花田中，各种各样的花朵组成了万千种图案，就好似一块富

丽豪华的大地毯。铺着砂砾的小径，经过各色石子的装点，俨然一幅幅美仑美奂的拼花图案。仪态万千的雕像，齐声唱着赞美的诗篇，在吟颂着宇宙间星星、月亮的光芒。小荻安娜刚有看看和她名字一样的女神的一闪念，那女神便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面前。形态如空中的云彩，变化万千。时而身材高大，手擎弓箭，耀耀闪光，如大力神一般，时而又变得很轻很小，如快乐的小燕子一般……小荻安娜目光始终跟着那个女神，终觉有些疲倦，便对先前那仙女说：“现在我好想吻你。”

仙女随即把她搂入怀中，轻声对她说道：“你是想睡了。睡吧！只是等你醒来的时候，别忘了我给你看过的这些东西。”

荻安娜这一觉睡得很沉，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发觉自己仍然是睡在大理石的水槽中，仍牵着她的洋娃娃的小手一直未松。此时天色已经泛白，黎明的曙光赶走了蓝色的月光。弗洛沙尔德先生已经起床，打开了他的旅行袋，正独自一人刮着胡子。在那个时代，一个讲究礼仪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早上不把胡子刮干净都是显得缺乏教养的。

第三章 比克多尔小姐

荻安娜站起身来，扣上衣扣，穿好鞋子，让父亲把镜子借给她，她想赶在爸爸和车夫起程之前，好好打扮一下儿。弗洛沙尔德深知女儿是个细心、讲穿戴、爱干净的乖乖女，便让她一人留在房中打扮，并叮嘱道：“如果要出去的话，千万要注

18

意脚下，以免摔伤，不要在城堡的残壁断垣中乱跑。”

荻安娜打扮完毕，又把洗脸用的东西收拾好。看见她的父亲还没回来，便想出去蹓跶，并希望再见到昨晚同仙女一起看过的那些美丽的东西和动人场面。但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上下几层的房屋都塌在了一块分不出它们原先所在的部位，螺旋式的楼梯不是被扭弯了便是彻底断脱。大家可能清楚，这些建筑其实在早先是有过辉煌的。在破损的大理石上还有镀金的残余，精美的壁炉仍孤零零地站在墙边的地上；墙壁上还保存着当年绘画的一些痕迹；地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废物碎片；被老鼠咬坏的壁毯上面，还分辨得出花瓶的图案和褪了色的皇后面孔；风神翅上的青铜镀金羽翼，大理石做成的爱神丘比特的小手，都从蜡台上坠落了下来；彩色的玻璃碎片，在青翠的草丛中闪着耀眼的光芒。总而言之，这一切当年王公贵族的奢华见证此刻都已成为乌有，变成了一堆破烂。

荻安娜不明白这样气势恢宏的，特别是在山坳里从正面看更显气派的城堡，为什么也会被人荒废。她甚至想到：“别人告诉我，说我发烧病一犯，就会有些神志不清，也许我现在所见，不过是梦中的情形。我昨晚并没有发烧，所看到的那些美丽情形才应该是真的。我现在感觉并未犯病，看来正如仙女所言，只有得到她允许的人，才能有幸见识城堡的美丽与真实，而我昨晚被邀请了，我应该为昨晚所见的景象感到满足才对。”

荻安娜试图去寻找昨夜所见到的富丽堂皇的房间、气势宏伟的回廊、精巧别致的图画和雕像、堆满糖果的奢华金桌，可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她怅然若失地走进花园，这里面只有白兰、剑麻、凤尾一类的野草。在常人看来，这一切都显得是如此的荒凉不堪，但小荻安娜却感到这一些荆棘野草并不比别的名贵植物丑陋、低贱。当她跑到花坛里面寻找草莓的时候，看见昔

19

日那些用彩色石子、大理石拼成的对称图案的痕迹，不由来了几分兴致，忍不住拾起几片过去用大理石、玻璃碎片等嵌成的摩色图案，装进了口袋。她又走到露天阳台边，在小树丛中寻找第一天跟她说话的雕像。它仍立在大石花坛的旁边，手臂依旧挥向城堡进门的方向，只是不再说话。其实，她未罩面纱，而且没有嘴，头颅只剩下了后半部，一段残破的纱巾碎片仍然缠在它的石刻的头发上，指望它说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别的雕像，由于那些不懂事的顽皮野孩子的破坏和时间的风化、腐蚀，其情形比这还要惨。有些痛惜这种破坏的聪明人，便故意杜撰出这城堡由一个没有面孔的太太守卫着，并扬善惩恶的故事来，以警醒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再加上原来在阳台的下面，在城堡围墙和小溪之间，又有一段狭窄难行的路，从那儿经过的车辆，确有几回出过事，一般比小荻安娜懂事的人，在经过这人迹罕至，到处是残断垣壁的荒凉古堡，又会情不自禁产生一种恐惧感，大家便真以为有位神灵守护城堡，并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了出去，这样一来，还真没有人再敢在此破坏撒野了。眼前这些雕像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有的已经风化，有的则静静地倒卧在草丛中，说明它们受摧残的时间已经久远。

小女孩仔细打量着这尊跟她讲过话的雕像，发现她就是那位可亲可爱的仙女，也认出她就是昨晚那间屋子里墙壁上所画的那个舞女的形象。从某一角度来说，即使她随意想象，在形态上、服饰上人物大都是同一模式，都是文艺复兴时代典型的仿古神像，这两尊雕像也恰巧如此。可见小荻安娜的幻觉虽然不大可靠，却也算所见所闻的一个映象，应该说记忆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她感觉有些疲倦了，便去寻找父亲，父亲此时正在阳台下面，忙着催促车夫修补马车。车夫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制造马

20

车的人，这伙计虽然不算太笨，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修起来也慢得很。

车夫看到荻安娜便说：“小姐，忍着点。我为你找了些新鲜的奶油和樱桃，还有一点黑面包，也不算太坏，如果你愿意回去用早点，我这就送到你的房间里去，兴许那样会让你解解闷。”

小荻安娜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我根本就不觉得闷，不过我还是回去吃点东西吧。”

她父亲又问道：“荻安娜，你还好吗，昨晚睡得怎样？”

“不，爸爸，我没睡多久，但是我玩得很开心。”

“哦，你是说在梦中玩耍吗？都做了些什么快乐的梦？这可真是个好兆头。好啦，去吃你的早点吧。”

弗洛沙尔德目送着女儿走开，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女儿虽然苍白瘦弱却天生一个好性情，对一切事都能随遇而安，从不让自己的痛苦去烦扰别人，即使环境再差，也能表现出少有的沉静、天真和快乐。

他想到：“我真不明白我的妻子为什么要把她送出去，虽然我知道我那在芒德城当修道院院长的姐姐待她不错，但我的妻子也应当更疼爱她才是。她在家一点事也不闹，是那般的娴静，又是那样的知足常乐。”

小女孩转回浴室，看到门楣上刻着一行已经磨损了一半的字迹，凭着她的识字功底她一下子认了出来，并念出声道：“荻安娜的浴室。”

她含笑自言自语道：“真奇怪，这岂不是到了我自己家里么？要是有水，我还真想在这洗个澡，可惜现在只能在这儿吃饭睡觉了。”

此刻她觉得车夫给她摆在浴盆台阶上的早点真是美味极了，

21

吃完以后，她情不自禁地有了要用一幅图画来描绘的想法。

其实她是不会画画的。她父亲从未教过她，偶尔她在父亲工作间的角落里想涂涂抹抹时，父亲也会给她纸和笔。但那时她都是临摹父亲所描绘的人像。弗洛沙尔德虽然有时会被孩子临摹的滑稽图像弄得开怀大笑，但他从未打算逼孩子将来继承他的事业，而且他认为孩子不具备任何绘画天赋。

荻安娜在修道院度过的一年时光里，也没有人教过她画画。

那时候，人们除非为了谋生，一般不接受艺术教育，不以绘画为职业的。弗洛沙尔德既然家境已经富裕，自然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位高贵的小姐，成为一个只会讲究穿戴，伶牙俐齿却没有思想的漂亮妞儿。但是荻安娜天生就对绘画情有独钟。她非常留意所碰到的每幅画、每尊雕像、每张照片，并时不时地加以揣摩。修道院的礼拜会堂里，有几尊圣女雕像和几幅油画曾使她感过兴趣。但当她望见这城堡浴室的壁画，又朦朦胧胧记起昨夜仙女带她看过的景象时，她陡然感觉眼前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价值连城，美丽无比，修道院里的那些图画，简直无价值可言。

她突然想起当她把两本画册收进箱子的时候，他父亲曾对她说如果她有兴趣涂抹的话，那本小的就属于她。

她翻出那本画册，拿出小刀削尖了铅笔，下意识地描绘起昨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穿着绿色纱裙的美丽仙女。早晨的阳光明亮而柔和，小荻安娜感到整个城堡的空气都是如此的清爽，她似乎记起那仙女并没跳舞，她的双脚踏着云彩，缓缓而来，步子轻盈而不慌乱，她和她的姊妹们手拉着手，但没有表示要跳舞的意思，只是含笑的看着小女孩，显得柔美而端庄。

修道院里虽然禁止阅读教义之外的寓言、神话，但小荻安娜却并没有忘记那些神话故事，她自言自语道：“也许这又是
22

一位缪斯女神。”

荻安娜一边想象，一边不停地描摹，第一次不满意，就画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画满了半本画册，仍觉得没画出她心目中理想的人物形象。正在她想继续画下去的时候，她忽然感觉到背后有一只小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她转头一看，身后站着一个小女孩，穿着十分陈旧，但面貌姣好端庄，这女孩打量着她的绘画，用一种嘲讽的口气对说道：“你把仙女的像画在书上，当玩意儿玩，你？”

荻安娜答道：“是的，难道你不是这样吗？”“我！从不，我可从来不画坏书，我的父亲也不允许我那样做。”

“可是我的爸爸给我这个本子画着玩。”荻安娜答道。

“是吗？那你的父亲一定很有钱？”

“钱？上帝啊，我不懂。”

“有没有钱你都不知道？”

“是不太清楚，我从来没去想过这事。”

“那你一定是有钱，因为你用不着为钱发愁，我呢，我可知道什么叫贫穷。”

“你是说你很贫穷……我，我身上没有带什么东西，但我可去问爸爸……”

“噢！你以为我是乞丐吗？你，你！真没礼貌，你以为你穿的是丝裙，我穿的是土布衣服，你就要比我高贵吗？我呀，我是布郎士·德·比克多尔小姐，比克多尔侯爵的女儿。你，你不过是一个画家的女儿。”

荻安娜对她有些过份的夸耀也不生气，只是奇怪这女孩怎么会认识她，便问道：“那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

“刚才，我在我们的城堡的庭园中看见了你爸爸，他正在那儿和我父亲说话，因此我知道你们在这儿过了一夜，你父亲
23

还向我们表示歉意，我爸爸邀请你们到一个陈设得好一些的房子去住，不要住在这荒废的城堡里，我来就是要你到我家的新房子去吃午饭。我爸爸可是一个真正的爵爷。”

小荻安娜回答道：“我只跟我的父亲走，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认为这城堡已经荒凉无用了呢？我始终认为它是很美丽的，也许你们并不真正清楚里面的东西。”

德·比克多尔小姐骄傲自得的神情顿时透露出几分凄苦和无奈：“里面的东西？你用不着讥笑我们，那里面只有野蛇、蝙蝠和黄麻，我知道我们没能保护好祖先的财产，我们被迫过起乡下小绅士的生活，但我爸爸说，那并不会降低我们的身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否定我们是这个城堡惟一的真正的后裔。”

小荻安娜更听不懂这位比克多尔小姐言语中的意思，她无幼稚地问她是不是那位戴面纱的太太的女儿。

此话一出，即刻就像捅了马蜂窝一般，狠狠地刺激了这位年轻小姐的神经。

她喃喃地说道：“你应该清楚，根本就没有什么戴面纱的太太，我不是一个鬼魂的女儿，我母亲的家世和我父亲的家世一样显赫，只有愚昧无知的人和疯子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荻安娜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好，便闭口不再说话，恰好这时父亲走了进来，说马车已经弄好了，让她准备出发。那时候，人们都正在吃中饭。比克多尔侯爵的新房子在通向圣·约翰村山谷的出口处，这位爵爷时常到他祖先的城堡来散步，这天恰好也碰上了。他对那些因意外留下来的过客都十分友好，总是要招待他们一下，因此今天也坚持要画家接受他请他们吃中饭的邀请。

弗洛沙尔德悄悄地告诉荻安娜，让她在装好箱子前换一件新一点儿的衣裙。小荻安娜虽然天性单纯质朴，但也不乏机灵，

24

她看得出比克多尔小姐对自己的简单装束都已很嫉妒，就不愿再增加她的难堪，以免激怒她。荻安娜对父亲说她就这样穿戴不想再换衣服，甚至把黑丝绒颈饰上的蓝宝石纽扣也取下来放进了口袋。

在车子重新装载好以后，侯爵父女、画家父女便一齐坐到了车上，半个小时后，他们就到了侯爵的新房子前。

这是一个小小的农庄，房主的住宅看上去虽然比较简陋，但屋顶小阁楼上仍刻有贵族的标徽。侯爵虽然出身高贵，但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虔诚、好客，但也很浅薄，他按捺不住自己屈居于日阿当省内一个小贵族地位的委屈感，夸耀他的出身比日阿当的八位子爵还要高贵许多。

侯爵不喜欢嫉妒人、记恨人，他认为画家画画发财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久闻弗洛沙尔德的大名，因此对画家的到来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并一个劲儿地对自己没有什么奢华的招待表示抱歉，絮絮叨叨地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颓废的社会里，贵而不富也同样是不被人尊重的。

侯爵并非生来就喜爱发牢骚，不过是性格略显忧郁而已，只是他不该在她的女儿前不停地提及他的窘况。小比克多尔生性傲慢，嫉妒心强，对这个世界总感到有些愤愤不平，对自己的命运也总感到不满意，因此她也就无法和别人一样，做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姑娘。其实，她的父亲对她还是相当不错的，她只不过缺少一些华丽的装束而已。

午餐既干净又好吃，厨师是一个胖胖的乡下女人。她是侯爵家中惟一的仆人，也曾是比克多尔小姐的奶妈。

吃饭的时候，大家谈了很多，荻安娜都不太感兴趣，但当问题涉及到她想说又不敢说，实在有点恋恋不舍的老城堡时，她便竖起耳朵去听。

25

她听到爸爸对比克多尔先生说道：“既然你觉得经济状况